

清才雅識一書生

趙友培

拜讀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書後

四十年春天，我在臺北市青田街程天放先生寓所，第一次獲觀毅成的風采。那個階段，毛匪正在擴大清算大陸知識份子和文藝作家；天放先生時任教育部長，約了我們兩人商量這件事情。交換意見的結果，決定起草一項文件，再邀文教界集會通過後發表。從此開始，我們以文字論交；到他擔任中央日報社長、以及後來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的成立，漸有較多實際接觸。我既重其文，而益佩其為人。

他在中山學術文化集刊分期發表的「毅成自撰年譜及自述」，我是忠實讀者之一。由於我們在對日抗戰期間，都是熱血愛國青年，雖戰地不同，職務各別，而同以書生報國的精誠無間。所以我愈讀他的自述，在心靈上愈和他的契合加深。

毅成原在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法律系主任，嗣應浙江省政府朱家驊主席之邀，出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，駐於金華，甚受倚重。他與利除弊、尊老親賢，更獲得地方人士的愛戴。但自黃紹竑繼任主席後，情形就不同了：這個人「自命為雄才大略，而且少年得志。與人談話，向來兩眼看天花板，不屑對人平視。所以浙江人稱他為防空監視哨。」以下從他自述中節寫兩段，可以想見他當時責任之重，處境之苦：

金華江上的浮橋，有一天下午忽然斷了。這一下可不得了：「前方吃緊，大軍隨時要過境；後方疏散，車輛隨時要過橋。」毅成責任所在，立即動員民伕，懸以重賞，限時修復。他自己「也赤了腳，穿了草鞋，頭戴笠帽，身穿蓑衣，站在橋頭督工。」到了晚飯後，雨勢稍止，乃點燃火把，直到九時左右才告修復。」他的朋友許紹楙：「看到他這一身裝束，「於午夜猶立在寒風細雨之中，乃下車握手，表示慰勞。」並問此係何地？答以「即李清照詞中之雙溪。」許氏說：「國破家亡，天寒地凍，此橋此車，真是載不動許多愁。」

黃主席的裘參謀來傳達命令：撤銷軍警稽查處，派毅成兼任金華城防司令；又把彭營調走，也沒有另外的部隊供他指揮。於是每晚由他率隊巡城。他記述：「……城區大轟炸之後，金華已等於是一座空城，但我仍冒著寒風大雪，在有如鬼域的無電無光的廢墟中打轉，真是不勝寂寞蒼涼之感。……」

後來他的岳父錢逸塵公，得知當時守城情形，曾補寫三首律詩為記，其第三首尤深切感人：

「十萬大軍剛苦戰，危城巡徼屬書生。人家逃散成墟里，貓犬飢疲息吠聲。風雪寒年新易歲，拆鈴永夜一凭城。健兒五十勞昕夕，報國同深守土情。」

他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立即辭職不幹，深幸無官一身輕。在準備轉赴武漢之前，東南日報社胡健中社長設便飯替他餞行。座無他人，一主一賓，對談對飲。胡氏即席填了一闕浣溪沙為贈，以壯行色：

「風雪燈窗話別離，淒涼巷陌馬頻嘶，危城今夕幾人支。此去總多憂國淚，重逢應在渡江時，為君更賦阮郎歸。」

毅成到了武漢為時雖僅有半年，他的清才和雅識却受到各方面的重視。他本意是要於暑假後再回中央政治學校教書，而且已接受了聘約。但仍先後擔任了幾項重要職務：一是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，除參加設計工作外，還寫了一個獨幕劇，主題是鼓勵青年赴前方工作，即以劇中女主角的名字綠蒂，作為劇本的名字。二是中央宣傳部秘書，常被指定為執筆人或起草人之一，撰寫宣傳通報或宣傳計劃。三是國民參政會的秘書，並被指定為議事組副主任。這三項工作，都要動筆，真是能者多勞了。

意想不到的：正當毅成準備好於八月間入川時，浙江省政府黃主席來到武漢，住在珞珈山療養院，並且派周象賢專程約他前往相見。他却不過周氏情面，只好去一次略為應付。誰知黃氏對他頗為禮遇，說是「奉命訪賢」，一反其平時傲慢態度；堅約他回浙，出任省政府民政廳廳長。他再三辭謝，不肯應命。黃主席連續到他寓所訪問三次，前兩次未遇，末次遇到時仍堅持前請，並謂「絕對授以人事全權」。他才容以容加考慮。晚間，他和友好商量，一致勸他接受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已無自行選擇的餘地，只好應約返浙。

當人人都在準備入川，毅成却獨自東行。這是他為大義所迫，不能不回浙為桑梓效力，為中央分憂。

他和胡健中社長相見時，胡氏欣然說：「阮郎果歸矣！」第二天，胡氏以新填的一闕阮郎歸詞送給他：

「臨歧記譜浣溪沙，烽煙一歲差。重逢依舊是金華，渡江願尙餘。吳越地，最堪嗟，沈淪百萬家。西湖人更隔天涯，與君肩擔加。」

自此以後，毅成在浙江省民政廳長任內，服務了十年。不但在民政廳職掌範圍之內，為桑梓做了許多工作，而且為黨政協調盡了很大的心力；對於省府「兼有官僚與紹興師爺之長」喜歡玩弄權術的人，也從中善予化解，使黃主席不受其欺騙與挑撥。

對於縣政工作，毅成主張要從「平凡」「平

實」中做起。擔任縣長的人，應以品德與才能並重。他舉了兩個例子：一是遂昌縣翁縣長的早起運動，每日天尚未明，派警察沿街敲鑼，催人早起。後來，他到該縣視察，才知道翁本人每天下午，要睡三個小時午覺，就當面命令翁取締這種擾民的敲鑼。另一是平陽縣的張縣長，自稱是張治中的本家，要老百姓背誦黨員守則，常在街上臨時抽查，凡是背不出來的人，就當街罰站。張又把蔣委員長的像片掛在城門上，把黃主席的像片掛在鼓樓上。規定從這裏經過的老百姓，都要對照片鞠躬，才許通過。他到平陽縣與張同行，只見沿途家家戶戶都關上大門，老百姓怕張縣長要抽背黨員守則，只在門縫中向外偷看，他命張速將這些辦法取銷，地方父老皆大歡喜。

毅成說他看人，總喜歡從對方本性仁厚方面來觀察。他並不迷信相法，但如其人生成三角眼、鷹鉤鼻、或一臉橫肉的，必非善良之輩。又如貌似恭謹，見面鞠躬逾九十度；或走路搖擺，時時坐立不安；或命其辦一事，送一信、常無下文，亦不知報告結果……皆不宜用。或一面走路，一面吸煙，將香煙叼在嘴上，或常年戴黑眼鏡的，他都不喜歡用。至於戰時英雄人物，那些以「揮金如土」、「殺人如麻」自命的，他更不敢用。在他任內，所遇到的求職人物，常有優柔寡斷，輕諾寡信，刻薄寡恩，孤陋寡聞，與沈默寡言者。他認為：這五寡的人皆有缺點，不是很理想的行政幹部人員，尤其不適合擔任百里之官。他並列舉實例，分別說明「五寡」的缺點所在。尤其對最後「沈默寡言」這一寡，有極精闢的闡

述。他認為沈默有幾種：「一種是會因多言買禍，深自警惕，乃竭力忍耐而勉強沈默的。一種是故作深沈，自命神秘，要使人猜不出其葫蘆中賣些什麼藥的。一種是意存驕傲或消極，覺得一般人不足與言的。一種是胸無點墨，在大庭廣眾之間，或友朋對坐之時，無話可說的。一種是自感卑怯，惟恐失言為他人所笑，不如不言以自行藏拙的。總而言之，寡言並不是壞處，惟故作神秘或心存驕傲而不言者，其存心甚為可惡而已。」

毅成以書生從政，並未忘記他的本行是「作之師」。他在廳中親自批閱公文，對專員區和縣政府的來文，除了對內容加以審閱，決定「准」「駁」外，並注意公文的文字：如條理是否清楚，所引法規是否確當，文字是否清通，繕寫是否正確等等。遇有佳者，就向原發文單位，探詢係何人主稿，何人筆繕，待他到該縣視察時，就約見面談。或設法調到省政機關工作，或鼓勵其參加有關考試，或保送其入省訓團受訓，或協助其再行升學以求深造。這在毅成自己是不怕麻煩，樂於多費心血；而對地方人才的培植，實在是政治的基本工作。

以毅成的清才雅識，把他多年來求學、教書和從政的生活經驗，撰成年譜及自述。其內容的豐富、記載的翔實，不僅是他個人珍貴的歷史，也是我國在國民革命過程中，長期艱苦奮鬥實錄的一部分。

